

藏西托林寺与扎不让遗址的金刚界诸尊壁画^①

田中公明 著 张雅静 译

(日本东方研究会研究员；故宫博物院 北京，100009)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托林寺集会堂与扎不让白庙的金刚界曼荼罗诸尊壁画。在对各铺壁画尊格进行分析辨认的基础上，本文就其中的四波罗蜜菩萨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等特征分析了各壁画绘制的文献依据。通过风格的考察和与文献的支持，推测了它们的绘制时代。藏西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延续着自己独有的风格，因此风格古老的壁画并不见得绘制年代也早，这一点在美术史研究上是格外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关键词：托林寺 白庙 金刚界 曼荼罗

笔者于1991年7月至8月，探访了藏西佛教遗址，对佛教美术和文献进行了调查。本文将就托林寺(mtho lding)^②和扎不让(rtsa brang/hrang)遗址的壁画，尤其是其中与金刚界曼荼罗诸尊相关的图像进行报告和探讨。另外，此次调查旅行的计划与准备情况以及考察报告、旅程等具体情况，请参考笔者于《东方》发表的专文^③。《东方》为笔者所属的东方研究会发行。

一、托林寺现状

托林寺是吐蕃王朝末裔在藏西建立的古格王国的中心寺院，在吐蕃分裂后，对佛教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1042年阿底峡入藏，会见大译经官仁钦桑布是在此地，应绛曲沃王的要求著《菩提道灯论》也是在此。

寺院门前的街道，现在已是阿里(mnga' ris)札达县政府所在地。只是托林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重创，图齐博士^④在20世纪30年代造访此处时见到的庙堂和佛塔，如今多已不存。

① 本篇论文日文原文发表于《密教图像》第11号，1992年，第11~22页。

② 托林寺的拼写并不统一，《黄琉璃史》(注32，221页)中称：“拉喇嘛意希沃王说‘让我落到所化汇集之地’，一边将犍椎(garjī)抛入虚空，高高地盘旋(mthon por lding zhing)，落入此地，因此在此建寺。mTho lding之名由此而来，现在讹传为Tho ling。”因此本文采用mtho lding之称。

③ 《西チベット調査旅行記》，《东方》，第7号，1991年。

④ 图齐博士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他纪念碑性的巨著*Indo Tibetica*第III卷2中，名为Tsaparang，1935年刊行。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是以意大利语出版的，日本国内很长时间不了解它的全貌。近年，钱德拉(Lokesh Candra)博士出版了这部书的英译，即*The Temples of Western Tibet and Their Artistic Symbolism* (New Delhi, 1989)，以下文中所指的是这部英译版的页数。

现存较为完整的建筑物,只有被称作集会堂 ('Du khang) 的正殿和集会堂北面的白殿 (lHa khang dkar po)。曾经坐落在集会堂西面的嘉色 (rgya ser) 已经完全被毁。另外,图齐博士曾记述绘有瑜伽部诸尊壁画的色康 (gser khang)^①,据说也被破坏,形迹皆无。

二、集会堂的壁画构成

集会堂内阵 12 柱,外阵 18 柱,在人口稀少的藏西,这种规模已经是破格了。东侧入口处设有佛坛供奉三世佛 (Dus gsum sangs rgyas)^②,显然为“文化大革命”后重塑。内阵中,安置有被称为策仁尼玛袞 (Tshe ring nyi ma mgon) 的释迦牟尼坐像。据寺里的僧人们说,这尊像原是安放在山上庙堂里的灵像,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庙堂被破坏,被移到此地。

堂内像样的物品,几乎全是“文化大革命”后寺院复兴时置办的,但是壁画却美得让人瞠目结舌(参考图 1)。如图所示,堂内的壁画几乎填满了整面墙,壁画下段为带状部分,绘有供养天、龙王和佛传图等。中间为壁画的中心部分,将一尊尊佛菩萨绘于华丽的圆形卷草纹中。最上端绘有装饰物,犹如幕布下垂。

入口左右壁上绘着结智拳印的毗卢遮那佛大像,其两侧是金刚界曼荼罗的眷属尊。集会堂的壁画,并没有绘出曼荼罗中的楼阁,其特征是将诸尊一尊一尊绘制于墙面。外阵北壁上也绘有毗卢遮那佛,由于漏雨和壁画的剥落,已漫漶不清,无法辨别周围的诸尊。在南壁上,绘有八臂文殊^③和法界语自在文殊大像。可以推断,周围的诸尊应为法界语自在曼荼罗^④的眷属尊。

内阵中,策仁尼玛袞背后的壁面,绘有右手结触地印的释迦如来大像,左右配有如来和罗汉像。西壁北侧由于放置了新做的经柜,后面的所有图像都无法辨认。内阵南壁上,绘有结智拳印的毗卢遮那佛,两侧配有金刚界诸尊,在集会堂中是保存状态较好的部分。内阵北壁,绘着持金刚杵和金刚铃的金刚萨埵大像,(面朝墙壁)右侧是伴有明妃的印度教诸天^⑤。

三、三种金刚界诸尊的比较

可以确认的托林寺集会堂金刚界诸尊壁画,分布于外阵东壁北侧与南侧、内阵南壁三个壁面,为了方便起见,暂时命名为曼荼罗 A、B、C,如图 1 所示。

① 见上述图齐著作,117 页。另外,在当地,集会堂和色康是不同的,图齐博士有可能把二者混同了。

② 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佛的迦叶、释迦和弥勒三尊。中国内地的藏传寺院将燃灯佛作为过去佛,在西藏并不普遍。

③ 右四臂均持剑,左四臂均持梵篋。

④ 与金刚界曼荼罗同属瑜伽部,详见拙著《曼荼罗イコノロジー》,第 177~179 页,平河出版社,1987 年。

⑤ 如来抱拥明妃的父母佛 (yab yum) 虽说是后期密教独有的尊格,但在《金刚顶经》系统的瑜伽怛特罗中,也记述了外金刚部二十天的配偶神二十天后。二十天后在日本的金刚界曼荼罗中并没有绘出,在西藏的降三世曼荼罗中,二十天后被绘在二十天的旁边,或者呈抱拥姿态。



托林寺集会堂东壁南侧曼荼罗第 3~4 行

先来看内阵南壁的曼荼罗 C，中央绘有毗卢遮那佛大像，左右各 25 尊，共 50 尊。其中，东侧的 25 尊可以从图像特征确定，如图 2 右上所示。壁面最上方右侧的一尊黄帽喇嘛像不包含在曼荼罗内，因此，主尊毗卢遮那一侧为 24 尊，共 49 尊。

诸尊的图像特征，与笔者以前调查的江孜白居寺大殿的金刚界立体曼荼罗^①基本一致，很容易就能确定各尊身份和名称。其中，金刚萨埵、金刚宝、金刚法、金刚业四大转轮王菩萨，几乎以同样的形象^②出现了 5 次之多。这是由于贤劫 16 尊中，东方四尊为金刚萨埵，南方四尊^③为金刚宝，如此类推，每尊转轮王菩萨都出现五次，而且图像特征与四尊转轮王菩萨相同。金刚界 37 尊加上贤劫 16 尊，本应是 53 尊，这里只有 49 尊，是由于四波罗蜜菩萨没有包括在内。

西藏的金刚界曼荼罗，一般是依据庆喜藏 (ānandagarbha) 的《初会金刚顶经释》(Tattvālokakārī)^④ 与《一切金刚出现》(Sarvavajrodāya)^⑤，或者无畏生护

① 参见拙稿《ペンコルチューテ寺院の金刚界立体曼荼罗について——G. Tucci 博士の報告と現況を比較して》，《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设施纪要》第 8 号，1987 年。

② 西藏佛教绘画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尊尊容相同，像是用图章复制出来一样。但是托林寺的金刚界诸尊还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比如金刚宝菩萨灌顶处（即头顶，灌顶之时上师会将水从弟子头顶灌下）独特的宝珠设计、金刚业菩萨以杂色和绿色两种色彩描画等，使画面不显得单调。

③ 贤劫 16 尊中，配置在东方的弥勒和其后三尊，诸尊配置图中略记为“东”，以下相同。

④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 3333. Sarva-tathāgata-tattvasaṃgraha-mahāyānābhisamaya-nāma-tantra-vyākhyātattvālokakārī-nāma, 由于经题很长，从梅尾祥云博士开始，将其略称为《释》，将 Śākyamitra 的注释称为《疏》。

⑤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 3339. Vajradhātu-mahāmaṇḍalopāyikā-sarvavajrodāya-nā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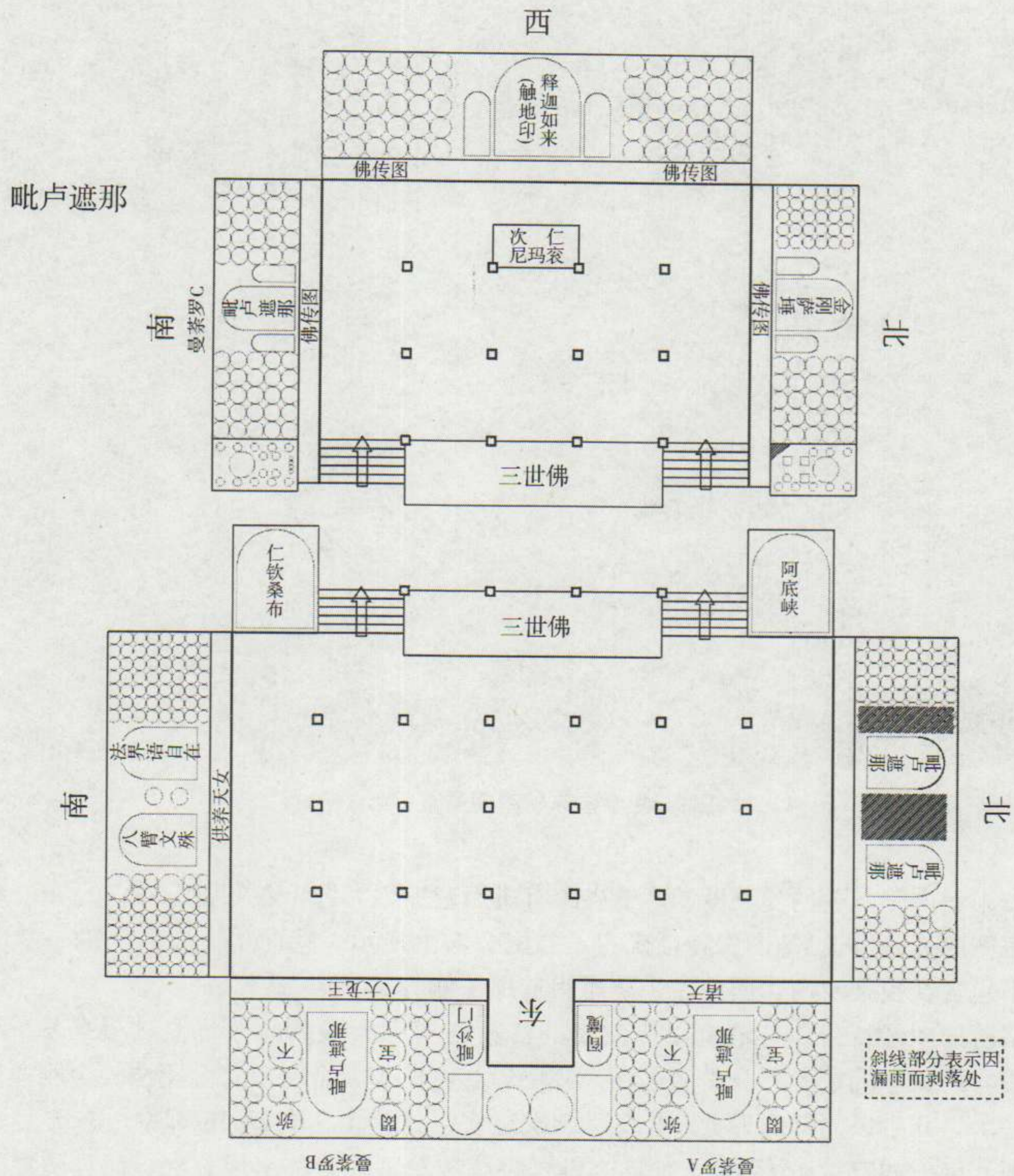


图1 托林寺集会堂东壁壁画配置图

(Abhayākaragupta) 的《究竟瑜伽鬘》(Niṣpannayogāvali)^① 来描绘的^②。其中, 无畏生护这一传统将四波罗蜜菩萨用四部的三昧耶形来表现^③。托林寺的曼荼罗 C 没有绘出四波罗蜜菩

①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 3962. 另, No. 5023 是它的同本异译。

②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也有觉密 (Buddhaguhya) 和释迦蜜多罗 (śākyamitra) 传统 (参见拙稿《ペンコルチューデ寺院の金刚界立体曼荼罗について——G. Tucci 博士の報告と現況を比较して》, 《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设施纪要》第 8 号, 1987 年, 第 96 页注释 2), 这种看法并不普遍, 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其中图像的记述不如庆喜藏的文献详细。

③ 《释》中的记述见北京版《西藏大藏经》Vol. 71, 185 页第 4 枚第 7 行至第 5 枚第 2 行, 《一切金刚出现》中的记述见北京版《西藏大藏经》Vol. 74, 16 页第 5 枚第 3 行~6 行, 四波罗蜜记述以三昧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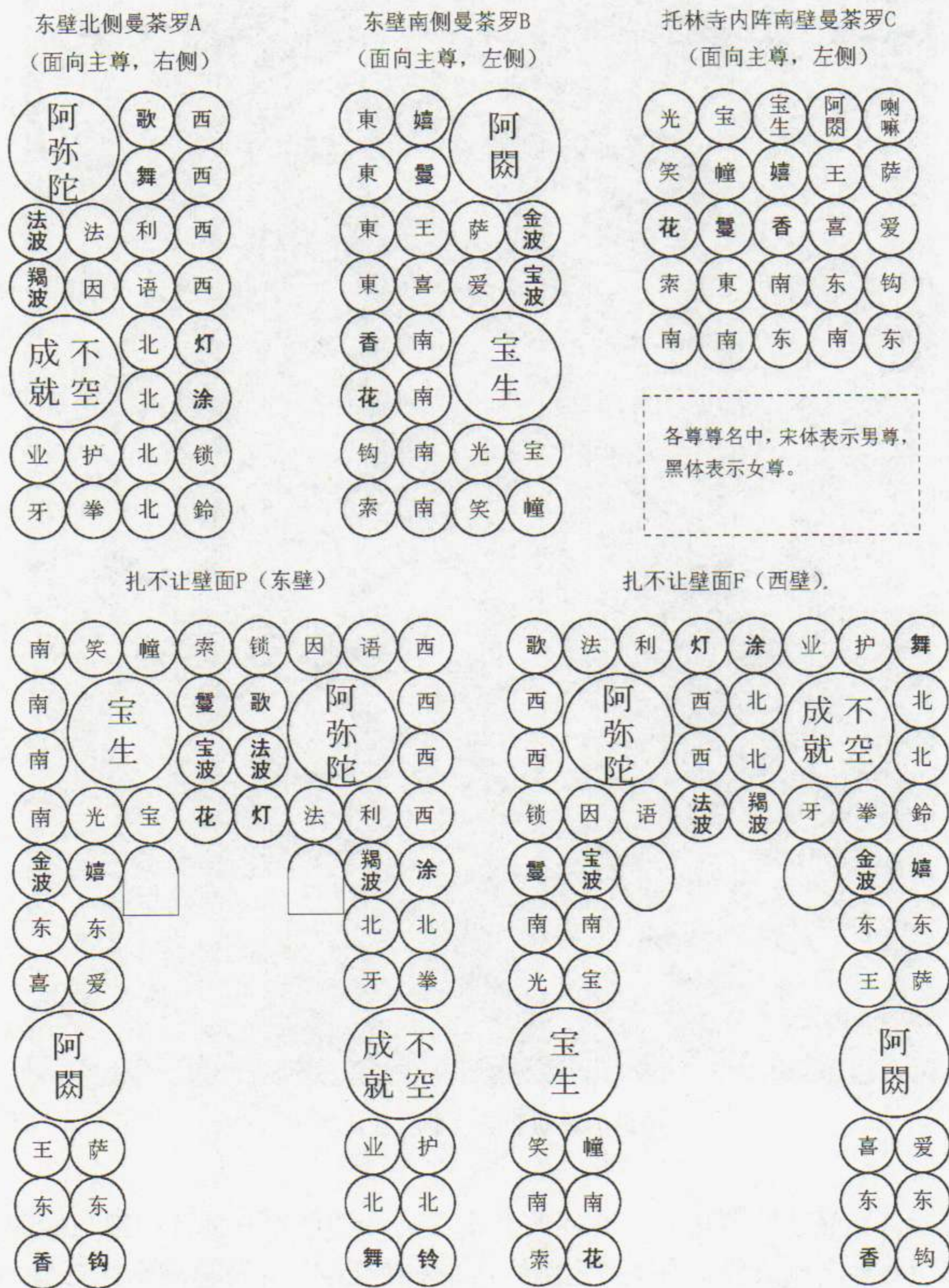


图 2

萨的形象, 应该是以无畏生护的文献为依据的^①。

外阵东壁南侧的曼荼罗 B, 以主尊毗卢遮那为中心, 左右各 26 尊, 共 53 尊。面向墙壁, 左侧为阿閼和宝生二佛的大像, 格外醒目, 周围是阿閼与宝生佛的四亲近以及金刚部和宝部诸尊 (图 2 上方中央)。右侧是阿弥陀和不空成就二佛的大像, 周围有莲花部和羯磨部诸尊。四佛身色分别呈蓝 (阿閼)、黄 (宝生)、红 (阿弥陀)、绿 (不空成就), 菩萨

^① 另, 正如注释 9 笔者论文中探讨过的, 白居易的立体曼荼罗也是缺少四波罗蜜的 13 尊形式, 推测为庆喜藏传统。由于此金刚界诸尊图像与白居易图像类似, 也可以说, 这暗示着它也是依据庆喜藏传统制作的。



南面的贤劫菩萨（金刚宝菩萨）

形，头戴宝冠。在曼荼罗 B 中，绘有四波罗蜜菩萨，每尊波罗蜜菩萨都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的特征对应，如金刚波罗蜜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金刚铃，都呈现女性姿态。

与此相比，外阵东壁北侧的曼荼罗 A，在诸尊配置上与曼荼罗 B 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贤劫 16 尊每尊特征各不相同（图 2 左上）。关于贤劫 16 尊的图像特征，庆喜藏的《初会金刚顶经释》中称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相同^①，《究竟瑜伽鬘》中称与菩萨形的金刚界四佛相同^②。因此西藏的金刚界曼荼罗贤劫 16 尊，以各个不同的形象出现的例子较为少见。

《一切金刚出现》中，规定贤劫 16 尊为“具喜好之身色与装饰”^③，没有详述每尊尊

①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Vol. 71, 186 页第 3 枚第 4 行~6 行。

②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Niṣpannayogāvali (GOS No. 109) p. 46, 1. 4-8. 北京慈宁宫的立体曼荼罗被认为是依据庆喜藏传统而制。见拙稿《慈宁宫宝相楼のブロンズ像立体曼荼罗のセットの解析》，《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纪要》第 7 号，1985 年。

③ ji ltar mngon par dga' ba'i sku mdog dang/ rgyan dang ldan pa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Vol. 74, 19 页第 3 枚第 1~2 行)

容。《恶趣清净怛特罗》(Durgatipariśodhanatantra)^① 所说普明毗卢遮那 (Sarvavid) 曼荼罗和九佛顶 (Navoṣṇīṣa) 曼荼罗中, 称贤劫 16 尊每尊的尊容都是相异的^②。但是曼荼罗 A 中的贤劫 16 尊, 与哪种文献中的都有着微妙的差异, 目前还不能确定它所依据的经典。如此, 托林寺集会堂壁面上, 至少我们可以判明三种金刚界诸尊。这三种图像, 主尊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从四波罗蜜菩萨和贤劫 16 尊的不同可以推断, 三个壁面分别依据不同的仪轨, 有意识地分别绘制而成。

四、扎不让现状

乘车从札达 (rtsa mda') 出发沿着象泉河^③行驶 30 分钟左右就可到达扎不让。据说这里是古格王城遗址, 整座山过去就是一个城市, 在图齐探访此地时, 已经化为废墟了^④。山顶上是王宫遗迹, 有曼荼罗堂等, 山麓上建有白庙 (mchod khang dkar po) 和红庙 (mchod khang dmar po) 等寺院。金刚界曼荼罗诸尊壁画绘制在白庙内。

白庙是扎不让佛殿中规模最大的, 有 34 根立柱, 但与托林寺集会堂相比就小得多了。打开南门, 可以看到正面设置的佛坛, 本尊现已不存。建筑外阵东西 7 间、南北 6 间, 每两个柱间都绘有壁画, 中央安置着本尊塑像。图齐探险队调查此地时, 至少还残存有 10 尊塑像, 现在只剩下 5 尊, 塑像周围绘有与本尊相关的壁画。虽说塑像与壁画制作方法不同, 但是中心塑造着曼荼罗主尊大像, 左右对称配置眷属尊的手法, 与托林寺壁画异曲同工。

为方便起见, 从白庙入口处的壁面开始, 顺时针从 A 到 V 依次给壁面编号。入口右侧壁面 R、S、T、U, 由于雨水渗漏已经剥落, 而其他壁画相对保存良好 (参照图 3)。其中尚可辨认且由曼荼罗构成的壁面有西壁 E、F、G、H 和东壁的 O、P, 共六面。虽然佛像已被破坏, 难以确认尊像手印, 但是根据图齐探险队和戈塔米戈温达 (Gotami Govinda) 女士^⑤拍摄的照片, 可以确认壁面 E、F、H、P 的本尊是结智拳印的毗卢遮那佛^⑥, 加之壁面上描绘的是金刚界诸尊, 可以推断这些塑像和壁画无疑表现的是金刚界曼荼罗。另外, 壁面 G 的本尊像也已不存, 但是通过照片中的八臂文殊菩萨和壁面上描绘的眷属尊, 可以推断是法界语自在曼荼罗。

东侧壁面 O, 本尊也已不存, 根据破坏前的照片可以确认是结禅定印的四面毗卢遮那佛。从墙面上绘制的眷属尊来看, 应是《恶趣清净怛特罗》中所说的普明毗卢遮那曼荼罗。壁面 Q 损伤严重, 无法明确判定图像, 但是引人注意的是, 这面墙壁与托林寺集会

①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No. 116, 117。另, 关于一切智 (普明) 曼荼罗与九佛顶曼荼罗, 见《曼荼罗イコノロジー》, 第 177~179 页, 平河出版社, 1987 年, 第 171~176 页。

② 其中的一切智毗卢遮那曼荼罗, 弥勒等东方四尊移到北方, 依次类推, 贤劫 16 尊的位置被移动了 90 度。

③ 是发源于玛旁雍措湖的四大河之一, 萨特累季河的上游, 译为象泉河。

④ 关于 Tucci 探险队调查时的状况, 可参考图齐博士的调查报告, 发表在他纪念碑性的巨著 *Indo Tibetica* 第 III 卷 2 中, 名为 Tsaparang, 1935 年刊行。可参考笔者的论文, 见《西チベット调查旅行记》, 《东方》, 第 7 号, 1991 年。

⑤ 关于 Govinda 女士, 可参考笔者的论文, 见《西チベット调查旅行记》, 《东方》, 第 7 号, 1991 年。

⑥ 破坏前的状况, 依据 Tucci 著作中的 TAV. LXVIII—TAV. LXXVII 与 Li Gotami Govinda: *Tibet in Pictures, A Journey into the Past*, (Berkeley 1979) Volume 2 中发表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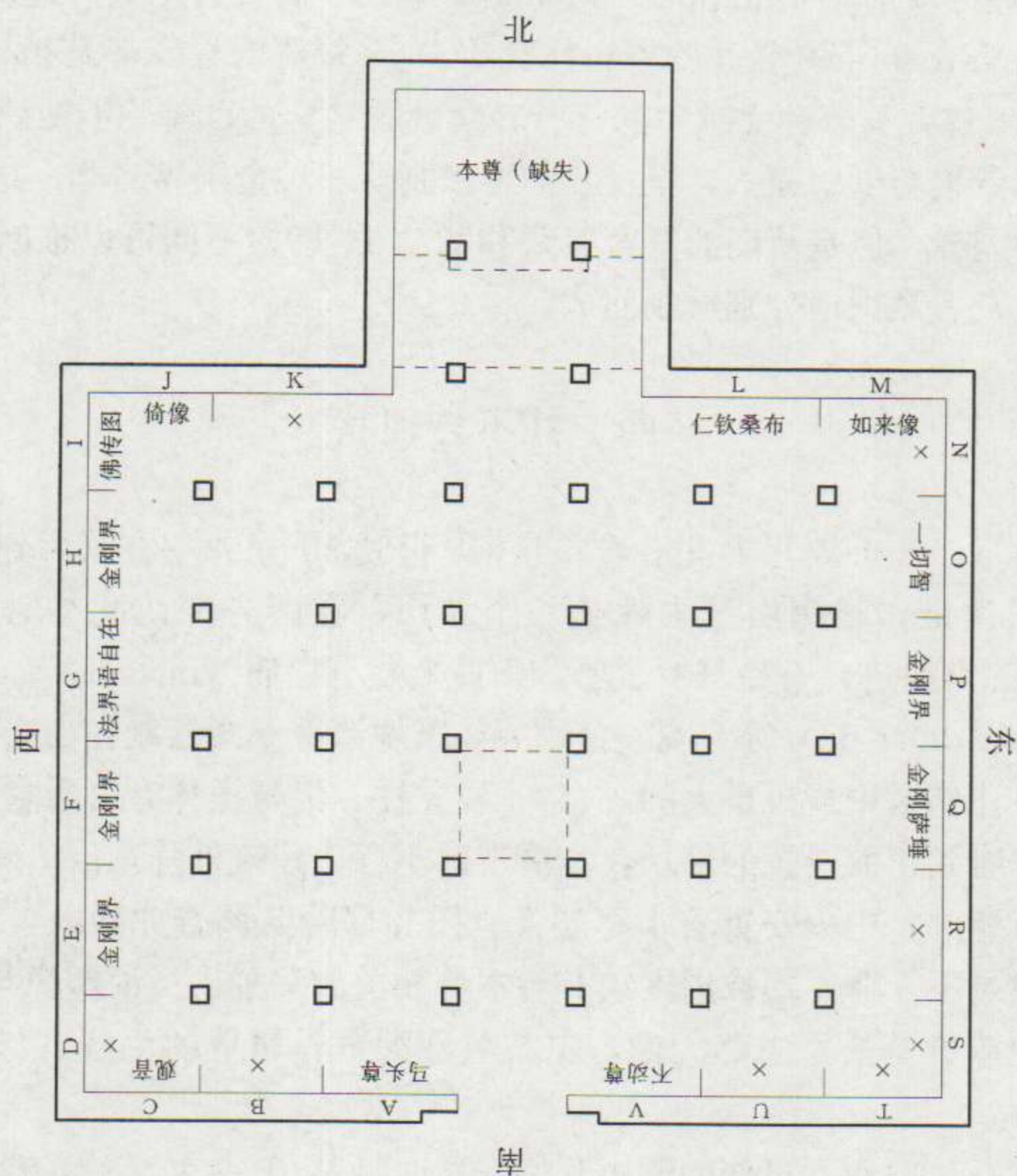


图 3 扎不让遗迹白庙壁画配置图

堂内阵北壁相似，都绘有诸天，各自伴有明妃^①。

五、扎不让金刚界曼荼罗诸尊壁画

如上所述，扎不让白庙壁画中，能够确认为金刚界诸尊的是 E、F、H、P 4 个壁面。其中西壁的 E 和 F，由金刚界 37 尊和贤劫 16 尊组成，共计 53 尊（只有本尊是塑像），与托林寺相同，四波罗蜜菩萨以四大转轮菩萨的女性形象表现，贤劫 16 尊与相对应的转轮王菩萨尊容相同。图 2 右下方是壁面 F 的配置，F 中的诸尊，也绘制于卷草纹围绕的圆形空间，与托林寺壁画相似，明显能够看出二者的原型是一致的。

壁面 H 由金刚界 37 尊中除去四波罗蜜的 33 尊和贤劫千佛组成。然而这 33 尊中，四摄菩萨出现了两次，主要尊格共计 37 尊。四摄菩萨重复出现的原因，应是由于这个金刚界曼荼罗描绘了贤劫千佛，尊格数目增加，楼阁不得不绘制成双重，四摄菩萨作为门卫也

^① 本尊塑像右手举起，似乎曾施无畏印或与之类似的手印（现胳膊已不存），左手张肘放于腰部（持物已失），图齐博士认为是不空成就（Amoghasiddhi），但笔者将此像与托林寺相比较之后，认为是金刚萨埵。西藏的金刚萨埵，常呈现以指尖拿捏金刚杵的姿态，如果金刚杵和铃遗失，有时会被误认为是不空成就如来。

被重复描绘^①。布满壁面的贤劫千佛被绘得很小，其尊容与对应方位的四大转轮王菩萨相同。

东壁的壁面 P，由金刚界 37 尊与贤劫 16 尊，共计 53 尊组成。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四波罗蜜菩萨为四大转轮王菩萨的女性形象，而贤劫 16 尊却尊容各异。由于壁画剥落，有些尊像细节难以明确辨认，但贤劫 16 尊的图像特征与托林寺曼荼罗 B 几乎完全相同。请参考图 2 左下方壁面 P 的配置图。

六、托林寺集会堂与扎不让白庙壁画的制作年代

接下来考察一下壁画的绘制年代。关于扎不让各寺庙的壁画制作年代，图齐博士认为，白庙的绘画样式显示出受印度美术影响的古老风格^②，而红庙受到中国绘画影响，推测为拉达克僧格南杰（Seng ge rnam rgyal）王攻占扎不让之前所绘，即 16 世纪到 17 世纪初^③。前些年伯戴克（Luciano Petech）博士看了东京放送拍摄的胶片之后，也认为白庙的壁画古老^④。然而就此问题，山口瑞凤博士根据第悉·桑杰嘉措（Sde srid Sangs rgyas rgya mtsho）的《黄琉璃史》（Vaidūrya ser po）^⑤，认为白庙建于 16 世纪，红庙建于 15 世纪，此说与图齐的意见相反。

桑杰嘉措在与藏西相隔甚远的拉萨编辑了《黄琉璃史》一书，其记述的可靠性是需要考虑的。但是根据调查结果，此书中与红庙相关的记述大体正确，是可信的^⑥。从图像学上来看，托林寺发现了样式相同的作品，这说明白庙的壁画模仿了藏西流传的传统图像，并不是初创的样式。关于白庙、红庙的绘画样式，笔者同意图齐博士的意见，认为白庙的绘画样式更古老。但是，图像和样式继承了古老的传统，这并不代表壁画的绘制年代与其风格是一致的。

再来看壁画中绘制的尊格。后世的西藏佛教绘画以后期密教系统诸尊为中心，但是托林寺、扎不让白庙的壁画中，没有描绘后期密教系统的诸尊，而是绘制了许多《金刚顶经》系统瑜伽部诸尊，笔者也曾经认为它们反映了无上瑜伽盛行之前的仁钦桑布样式。但是创建于 15 世纪初的白居寺，无上瑜伽诸尊绘制于佛塔覆钵部分和本堂第三层的曼荼罗

① 西藏的金刚界曼荼罗中，描绘贤劫千佛的作品以双重构造为多。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白居寺佛塔覆钵部分的壁画（见拙稿《ペンコルチューデ仏塔と〈初会金刚顶经〉所说的 28 种曼荼罗》，《密教图像》第 6 号）

② 图齐博士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他纪念碑性的巨著 *Indo Tibetica* 第 III 卷 2 中，名为 Tsaparang，1935 年刊行。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是以意大利语出版的，日本国内很长时间不了解它的全貌。近年，钱德拉（Lokesh Candra）博士出版了这部书的英译，即 *The Temples of Western Tibet and Their Artistic Symbolism*（New Delhi, 1989），以下文中所指的是这部英译版的页数，第 121~122 页。

③ 图齐博士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他纪念碑性的巨著 *Indo Tibetica* 第 III 卷 2 中，名为 Tsaparang，1935 年刊行。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是以意大利语出版的，日本国内很长时间不了解它的全貌。近年，钱德拉（Lokesh Candra）博士出版了这部书的英译，即 *The Temples of Western Tibet and Their Artistic Symbolism*（New Delhi, 1989），以下文中所指的是这部英译版的页数，第 132~133 页。

④ 1984 年放映的东京放送“报道特集·幻のグゲ王国”中，有对伯戴克博士的采访。

⑤ *Vaiṣṭya Ser po Part II*, p. 222, *śatapiṭaka Vol. 12 (2)*, New Delhi, 1960. 可参考拙稿《グゲ遗迹の金刚界曼荼罗壁画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3-2。

⑥ 没有关于白庙的详细记述，记载称红庙有 30 柱，与现状是一致的。红庙的佛像现已全部不存，但是图齐调查队调查时残存的佛像与《黄琉璃史》的记述基本符合。

堂等隐蔽之所,一般信徒参拜的下层中,只绘制了无上瑜伽部以下三部的诸尊^①。同样,在扎不让,位于山麓的白庙、红庙多可以看到佛、菩萨等无上瑜伽以下怛特罗中所说的一般尊格,而山顶的曼荼罗堂中则供奉着许多后期密教系统中的父母佛和忿怒尊。

换句话说,后期密教系统的诸尊,开始被绘制于一般信徒参拜之所,始于西藏近代^②。虽说扎不让白庙壁画中瑜伽部系统的诸尊甚多,也不一定能追溯到仁钦桑布时代。再者,扎不让与托林寺集会堂中,都绘有戴着黄帽的喇嘛,说明二者都是格鲁派成立之后的作品。

由以上这些根据,笔者认为,《黄琉璃史》中记述扎不让白庙壁画形成于16世纪,也可以在现存作品中得到印证,托林寺集会堂壁画也绘制于15世纪初格鲁派形成之后。

七、小结及今后的课题

最后来整理一下本文考察的藏西金刚界诸尊特征(请参照文末表格)。

首先,可以断定,托林寺和扎不让的作品大致是依照庆喜藏所著文献制作的。然而贤劫16尊除了依照四大转轮王菩萨描绘之外,也有的作品中每尊尊容各不相同,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四波罗蜜菩萨描绘成四大转轮王菩萨的女性形象,在藏中地区是看不到的。从以上几点考虑,当时的藏西可能盛行着与藏中不同的金刚界曼荼罗图像。

另外从时代上来看,托林寺与扎不让的金刚界诸尊壁画,被认为是15世纪至16世纪的作品,而不是有着佛教复兴荣誉的古格王国最盛期的作品。即便如此,它与同时期藏中作品表现出不同特征,显示了藏西独有的传统。从藏传佛教美术具有保守性倾向来看,这些图像很可能继承了仁钦桑布以来代代相承的藏西固有传统。

今后,还有必要对现今印度领辖的拉达克、桑噶(Zangs dkar)、拉胡(Lahur)和斯比蒂(Spiti)等地进行佛教图像的比较考察^③,另外要加强文献方面的研究,如果能确认藏西金刚界曼荼罗的文献依据,此地传承的金刚界曼荼罗系统也将随之明了。

附记

此次藏西考察,由丰田财团赞助了全部差旅费,并受到了野町和嘉先生以及VISUAL FOLKLORE公司的帮助,特此感谢!

另,关于托林寺集会堂外阵南壁上的八臂文殊(见P296注释4),在本文发表之后,从樱井宗信教授的论文得知,这尊八臂文殊是具密传统的本初佛文殊。见樱井宗信《Nāmantrāvalokiniを中心とした文殊具密流の考察(1)》,《密教学研究》第19号,96页。

① 请参考笔者论文中,“(5)往路での寺院調査”部分,载《西チベット調査旅行記》,《东方》,第7号,1991年。

② 比如说1417年,宗喀巴在甘丹寺创建了羊八键,据说是担心没有接受灌顶的人看到后期密教系统的曼荼罗,因此别建密教堂。可以看出从此以后直到16世纪,一直忌讳将后期密教尊格描绘在公开场合。

③ 拉达克的阿奇寺金刚界曼荼罗,被认为是贤劫16尊的菩萨像描绘在曼荼罗下部,每尊尊容均不相同。恰恰普利寺的金刚界曼荼罗中,贤劫16尊也各自不同。关于斯毗提地区的金刚界曼荼罗,见氏家觉胜博士的论文《タボ寺の尊像美術》(《密教图像》第2号),但其中没有提到贤劫16尊。

托林寺集会堂和扎不让遗迹白庙金刚界诸尊比较对照表

托林寺集会堂

	构成	四波罗蜜菩萨	贤劫十六尊	备考
曼荼罗 A (外阵东壁北侧)	金刚界三十七尊+贤劫十六尊	四大转轮王菩萨的女性形象	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相同	
曼荼罗 B (外阵东壁南侧)	金刚界三十七尊+贤劫十六尊	四大转轮王菩萨的女性形象	各自尊容不同	
曼荼罗 C (内阵南壁)	金刚界三十三尊+贤劫十六尊	无 (三昧耶形?)	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相同	庆喜藏传统?

扎不让遗迹白庙

	构成	四波罗蜜菩萨	贤劫十六尊	备考
壁面 E (西壁) Tucci No. 70	金刚界三十七尊+贤劫十六尊	四大转轮王菩萨的女性形象	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相同	庆喜藏传统?
壁面 F (西壁) Tucci No. 71	金刚界三十七尊+贤劫十六尊	四大转轮王菩萨的女性形象	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相同	庆喜藏传统?
壁面 H (西壁) Tucci No. 72	金刚界三十七尊+贤劫千佛	无 (三昧耶形?)	与四大转轮王菩萨相同	四摄菩萨重复
壁面 P (东壁) Tucci No. 74	金刚界三十七尊+贤劫十六尊	四大转轮王菩萨的女性形象	各自尊容不同	

Abstracts

Za hor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ibetan Medicine, Part One: Some Names, Places, and Texts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Chinese translation by ZHANG Changhong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02138;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several aspects of Tibetan medicine by briefly examining a number of critically important Tibetan medical texts that were only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is a combination of indigenous and Indic, Chinese, and Near Eastern theories of the body and disease, diagnostics and therapeutics, whereby the Indic āyurveda has obviously been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 land of Za hor, in present day Bangladesh, has also played a role, albeit a minor one, in its formation, and this paper serves as a prolegomenon to several relatively brief medical instructions that were apparently written by a king of Za hor. It also seeks to provide a more adequate dating of several important Tibetan physicians such as G. yu thog Yon tan mgon po (early 12th c), Lha rje Skyem pa Tshe dbang (16th c.), and a few members of the Brang ti school of Tibetan medicine. Finally, in a very preliminary and superficial way it also examines the treatises in which the instructions of a/the king of Za hor plays a direct or indirect role, namely, the Khu tshur 'bum and the 'Bum khu tshur, and addresses the biographical details these contain about Bha ro Phyag/Lag rdum, whose famil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se heterogenous collections of instructions.

Key words: Za hor, G. yu thog Yon tan mgon po, Lha rje Skyem pa Tshe dbang, Brangti, Uddiyana, Bha ro Phyag/Lag rdum.